

OBE 与课程思政协同视域下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研究

文艺

安徽工程大学设计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 书籍设计课程兼具内容组织、视觉叙事、文化传播与成品实践属性。针对课程目标笼统、过程重形式、评价重成品、思政融入表层化等问题，本文基于 OBE 成果导向理念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要求，探讨项目化教学机制建构。研究认为，课程改革应由“知识掌握”转向“成果达成”，由“单项技法训练”转向“项目过程生成”，由“主题式思政融入”转向“专业判断中的价值引领”。据此，提出“目标反向设计—项目任务驱动—内容组织建构—文化转译生成—评价反馈改进”的教学机制，构建主题导入、文化调研、内容编辑、视觉转译、版式建构、装帧成型和成果展示路径，以过程证据支撑成果评价，促进学生信息组织、视觉系统设计、文化转译与价值表达能力提升。

关键词 OBE 理念；课程思政；书籍设计；项目化教学；文化转译

一、引言

在数字出版、移动阅读和跨媒介传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书籍已不仅仅是纸质文本的视觉包装，而是知识组织、文化表达、审美传播和阅读体验的综合媒介。同时，高校设计教育也面临着从技能训练向综合素养培养转型的要求，设计类课程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表达能力，也要引导学生理解设计与文化传承、社会责任、公共传播之间的关系。因此，书籍设计课程成为 OBE 理念与课程思政融合推进的重要场域。

从教学实践看，传统书籍设计课程仍存在三个层面的不足。其一，课程目标较多停留在“掌握版式设计方法”“完成书籍装帧设计”等笼统表述上，对学生最终应形成何种可观察、可评价的学习成果缺少细化。其二，现有的教学实践在过程中更注重软件技法、版面形式和最终成品表现的训练，忽视前期主题研究、文本编辑、信息结构和文化理解。其三，课程思政融入多停留在选题层面，没有充分进入内容整理、视觉转译、材料选择、成品制作和成果传播等专业训练过程中。这些问题导致目前书籍设计课程出现“有形式、弱内容”“有作品、弱过程”“有主题、弱价值”的现象。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OBE 理念与课程思政在书籍设计课程中何以形成协同关系；其次，书籍设计课程如何通过项目化教学实现能力达成与价值引领的统一；最后，如何构建兼顾过程生成、成果达成和价值表达的课程教学机制。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设计教育视角提出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以推动课程从“版式技能训练”转向“内容组织—视觉叙事—文化转译—成品表达”的综合实践。

二、书籍设计课程改革的逻辑基础

书籍设计课程改革的关键，是将目标笼统、过程薄弱、价值融入表层化等问题，转化为可操作的

教学机制。从课程目标看，传统教学多以字体、版式、装帧等知识模块和技法训练为主，容易造成学生对课程理解的单一化。实际上，书籍设计作品并非视觉元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主题理解、内容组织、视觉系统、材料工艺和阅读体验共同作用的综合成果。因此，课程目标应从“知识掌握”转向“成果达成”，并进一步落实为信息组织能力、视觉系统设计能力、文化转译能力和价值表达能力。从教学过程看，书籍设计具有鲜明的项目生成特征，需要经历主题导入、资料调研、内容编辑、视觉转译、版式建构、装帧成型和成果展示等连续环节。只有将这些环节转化为阶段性项目任务，才能使学生在过程性成果中实现能力递进。从课程思政融入看，价值引领不应停留在主题选择或口号表达上，而应进入资料取舍、图像伦理、版式逻辑、材料选择和传播对象等专业判断之中。

基于此，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应围绕“能力达成—价值引领—项目生成”展开，通过目标反向设计、项目任务驱动、内容组织建构、文化转译生成和评价反馈改进，推动课程改革由流程优化转向机制建构。

三、“能力达成—价值引领—项目生成”的教学机制建构

在 OBE 与课程思政协同视域下，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并非单一教学流程的调整，而是由理念导向、任务组织、能力生成与评价反馈共同构成的系统结构。OBE 理念强调以学习成果为中心，课程思政强调价值引领与育人目标，二者通过项目化教学进入书籍设计课程全过程，并在目标反向设计、项目任务驱动、内容组织建构、文化转译生成和评价反馈改进中实现协同。其基本逻辑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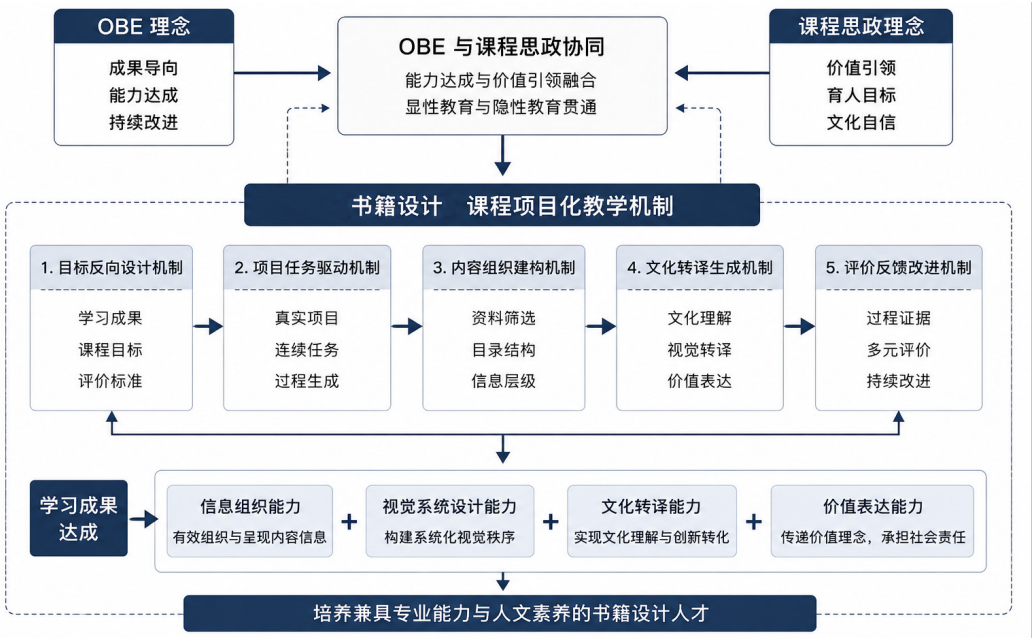


图 1 OBE 与课程思政协同下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图

图 1 呈现了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的整体结构：上层为 OBE 理念与课程思政理念的协同关系，中层为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的五个核心环节，下层为学习成果达成及人才培养目标。该机制强调，课程改革既要以学习成果为导向，也要将价值引领贯穿于项目生成过程，使学生在完成书籍作品的同时实现信息组织能力、视觉系统设计能力、文化转译能力和价值表达能力的综合提升。

（一）目标反向设计机制：以学习成果统领课程结构

书籍设计课程的教学机制首先表现为目标反向设计。在传统教学中，课程通常按照知识模块展开

（如书籍结构、字体设计、版式设计、装帧工艺等），这种组织方式有助于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但容易造成知识点间的割裂，学生也易把课程理解为技法训练的组合。基于 OBE 理念，书籍设计课程目标应由“知识掌握型目标”转向“成果表现型目标”。学生最终应能够完成的不只是一本形式完整的书籍，而是一本能够体现主题研究、内容组织、视觉系统、装帧工艺和价值表达的综合作品。围绕这一成果，课程目标可分解为四类：一是信息组织能力，即能够将零散资料转化为清晰的书籍结构；二是视觉系统设计能力，即能够建立字体、网格、图文和页面节奏之间的整体关系；三是文化转译能力，即能够将主题内容转化为恰当的视觉语言；四是价值表达能力，即能够说明作品在文化传播、公共阅读或社会沟通中的意义。

这种目标反向设计使教学不再从“教师准备讲什么”出发，而是从“学生最终应形成什么成果”出发；评价也不再只关注最终作品是否美观，而是关注学生能否在过程中实现能力递进和价值生成。

（二）项目任务驱动机制：以连续任务推动能力生成

目标反向设计需要通过项目任务来实现。书籍设计课程中的项目任务并不是简单布置一个最终作业，而是将书籍作品的生成过程拆解为若干相互关联的学习任务。这些任务构成了从主题导入到成果展示的完整链条（见图 2），不仅呈现了课程实施流程，更体现了学习成果的逐步生成过程。



图 2 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学习过程与成果生成路径图

图 2 从学习阶段、关键任务、阶段成果和能力发展四个维度，对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学习过程进

行呈现。通过这一项目化学习过程,学生不是在课程末尾一次性完成作品,而是在连续任务推进中逐步形成调研资料、目录结构、视觉提案、版式样张、装帧小样和最终成品,并在不断反馈与修正中实现能力递进和成果生成。

主题导入使学生明确问题意识和设计方向,文化调研使学生获得内容依据和价值理解,内容编辑使学生完成信息结构建构,视觉转译使学生把内容转化为视觉语言,版式建构使学生形成系统化页面秩序,装帧成型使学生理解材料、工艺与阅读体验之间的关系,成果展示则促使学生对设计过程和价值意义进行阐释。因此,项目任务不只是教学流程安排,而是一种能力递进机制。

（三）内容组织建构机制：从资料堆砌转向信息结构

书籍设计的核心能力之一是信息组织。学生在设计课程中常常搜集大量图片和文字,但难以将这些资料转化为有逻辑的书籍结构。内容组织建构机制就是要求学生在进入版式设计之前,首先完成资料筛选、关键词提炼,并构建目录结构和章节逻辑。

“目录先行”是内容组织建构机制的重要方法。学生通过目录设计,可以明确主题展开的方式、章节之间的关系、文字与图像的比例以及读者的阅读路径。教师在该阶段重点引导学生思考:内容是否与主题一致,章节是否具有递进关系,图文是否相互支撑,信息层级是否清晰。通过内容组织建构机制,书籍设计课程从“排版训练”转向“信息建构训练”,学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设计并不是设计简单地在已有的材料上美化,而是对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和有效传播。同时,这一机制也是课程思政进入专业过程的重要环节,因为学生在筛选、组织和表达内容时,需要面对真实性、准确性、文化语境和传播责任等问题。

（四）文化转译生成机制：以内容理解深化价值引领

书籍设计课程区别于一般版式训练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始终面对具体内容。尤其当课程选题涉及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社会议题或公共传播时,学生必须处理内容理解与视觉表达之间的关系。文化转译生成机制是连接课程思政与专业能力的关键环节。

文化转译,并不是把文化元素直接搬入版面,而是将文化内容经过理解、筛选、重组和视觉化表达,使其转化为适合当代阅读的设计语言。其过程大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内容理解,学生通过调研了解主题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社会意义和传播对象;二是信息组织,即将调研材料转化为章节结构、文本层级和阅读路径;三是视觉表达,即通过字体、图形、色彩、材料和版式节奏完成意义转化。

在这一过程的训练中,课程思政就不再是外在添加的价值表述,而是通过文化理解、信息判断和视觉表达自然生成的设计内容。这一阶段,学生如果不了解文化内容,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视觉转译;如果缺少价值判断,就容易陷入符号拼贴和形式装饰。因此,文化转译机制使专业能力训练与价值引领形成内在关系,也使书籍设计课程从单纯形式训练提升为文化传播实践。

（五）成品实现机制：从屏幕效果转向实体体验

书籍设计最终需要通过实体成品呈现。屏幕上的版面效果并不等于真实阅读体验。纸张、开本、印刷、装订、翻阅方式和触感都会影响作品最终质量。成品实现机制要求学生将屏幕方案转化为真实书籍,并在打样、校对、裁切、装订和展示中不断修正设计。同时,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引导学生关注的重点也转向了细节(包括字号是否适合阅读、页边距是否合理、图像清晰度是否达标、色彩输出是

否偏差、装订方式是否影响翻阅、材料是否与主题气质匹配）。通过样书制作，学生能够发现设计从“看起来成立”到“使用中成立”之间的差异。成品实现机制不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够自然融入工匠精神的教育。书籍制作过程中的细节控制、反复校对和精确装订，能够帮助学生形成严谨、耐心和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六）评价反馈改进机制：以过程证据支撑成果达成

OBE 理念强调学习成果的可观察与可评价。对于书籍设计课程而言，成果达成不单纯通过最终成品判断，而是结合过程证据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反馈改进机制的核心是：将评价嵌入项目全过程，使评价既是结果判断，也是学习促进的工具。

课程评价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主题调研证据，包括资料包、案例分析、关键词提炼和设计定位；内容组织证据，包括目录结构、章节逻辑、文本样稿和图文关系；视觉系统证据，包括视觉提案、字体系统、网格规则和版式样张；成品实现证据，包括装帧小样、材料测试、打印校样和最终成品；价值表达证据，包括设计说明、汇报展示和学习反思。

这种评价方式主要围绕学生是否在不同阶段完成了相应能力目标展开，能够使学习成果的可见性更强。更重要的是，评价机制还可以反向推动课程持续改进。例如，针对多数学生在内容编辑环节表现薄弱，课程需增加文本整理和信息结构训练；对于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元素使用表层化问题，则应加强文化语境分析和视觉转译方法训练。由此，评价从终结性判断转化为课程优化的反馈机制。

四、学习成果达成的证据链与评价框架

为避免课程评价停留在主观印象层面，书籍设计课程应建立与 OBE 理念相匹配的学习成果链，围绕课程目标，将学生在学习阶段形成的过程性材料、阶段性成果和最终作品纳入评价依据，以此判断学习成果是否真正达成。对于书籍设计课程而言，学习成果并不只体现在最终成品中，而是分布在从前期调研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之中。具体证据链与评价维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书籍设计课程学习成果证据链与评价维度表

学习阶段	过程证据	对应能力	价值指向	评价重点
主题调研	调研资料包、案例分析、关键词提炼	内容理解能力、问题分析能力	文化理解、社会责任	主题是否明确，资料是否有效
内容编辑	目录结构、章节逻辑、文本样稿	信息组织能力	内容责任、价值判断	结构是否清晰，图文是否对应
视觉转译	视觉元素提取、字体与色彩方案	文化转译能力、视觉表达能力	创造性转化、文化表达	是否避免符号拼贴，是否形成视觉语言
版式建构	网格系统、版式样张、页面规范	视觉系统设计能力	阅读秩序、传播意识	版式是否统一，层级是否清晰
装帧成型	装帧小样、材料测试、最终成品	成品实现能力	工匠精神、质量意识	材料与工艺是否匹配主题
成果展示	设计说明、汇报展示、学习反思	设计阐释能力	传播责任、价值表达	能否说明设计逻辑和文化意义

表 1 从学习阶段、过程证据、对应能力、价值指向和评价重点五个方面，呈现了书籍设计课程学习成果达成的评价依据。通过该表可以看出，课程评价并非只关注最终书籍作品的视觉效果，而是将

主题理解、内容组织、视觉转译、版式系统、装帧成品和设计阐释等过程性成果共同纳入评价范围，从而更全面地判断学生专业能力与价值表达的达成情况。

（一）过程证据：呈现能力生成轨迹

主题调研阶段形成“内容理解证据”。学生提交的调研资料包、案例分析、关键词提炼、目标读者分析和设计定位，可以反映该学生是否真正理解选题内容及其文化、社会或传播价值。该阶段重点判断是否从“找素材”转向“理解问题”，是否能够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内容判断。内容编辑阶段形成“信息组织证据”。学生提交的书名方案、目录结构、章节逻辑、文本样稿和图文关系草案，可以反映其是否具备将零散资料转化为书籍结构的能力。该阶段重点判断书籍内容是否具有清晰层级，章节之间是否形成逻辑关系，图像是否服务于信息表达。

视觉转译与版式建构阶段形成“系统设计证据”。学生提交的视觉元素提取图、字体系统、色彩方案、网格规则、封面设计、目录页、章节页和正文样张，反映学生是否能够将主题内容转化为稳定的书籍视觉系统。该阶段重点判断作品是否避免符号拼贴，是否形成统一而有变化的版式秩序。

装帧成型阶段形成“成品实现证据”。学生提交的纸张测试、打印校样、装帧小样、材料选择说明和最终成品，可以反映其是否具备将屏幕方案转化为实体书籍的实践能力。该阶段重点判断作品在纸张、印刷、装订、翻阅体验和完成度方面是否与主题定位相匹配。

成果展示阶段形成“价值表达证据”。学生提交的设计说明、汇报陈述、展示版面和学习反思，可以反映其是否能够阐释作品的设计逻辑、文化意义和传播价值。该阶段重点判断学生是否能够从单纯的形式表达上升到对内容、读者和社会价值的综合说明。

（二）评价维度：兼顾专业能力与价值表达

基于上述证据链，课程评价应形成多维度评价框架。第一，主题调研与内容理解，重点考察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设计对象，是否能够从资料中提炼有效问题。第二，信息组织与结构建构，重点考察目录逻辑、章节关系、文本层级和图文对应是否清晰。第三，视觉系统与版式表达，重点考察字体、网格、色彩、图像和页面节奏是否形成整体秩序。第四，装帧工艺与成品质量，重点考察纸张、印刷、装订和翻阅体验是否符合主题定位。第五，设计阐释与价值表达，重点考察学生能否说明作品的文化意义、传播价值和设计责任。

这种评价维度能够避免将书籍设计课程简化为“作品视觉效果”的评价，也能够将课程思政评价从抽象态度判断转化为可观察的设计表达。学生是否理解文化价值，不只是看其是否在汇报中说出相关概念，更要看其是否在内容选择、图文组织、视觉转译和成果阐释中体现出准确、尊重和有力量的表达。

（三）评价主体：形成多元反馈机制

除教师评价以外，课程还可以引入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和展示评价。学生自评有助于其反思设计过程和学习问题；同学互评能够促进学生从不同作品中学习，发现自身不足；展示评价则能检验作品的传播效果和表达清晰度。多元评价可以从不同角度补充课程反馈。由于书籍设计作品具有面向读者的传播属性，评价不能只停留在专业教师视角，也要适度关注阅读对象和传播效果。通过多元评价，学生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优势与问题，从而提升设计判断能力。教师也可以根据多元反馈调整教学

重点,使课程评价从单向评分转向共同建构。

(四) 持续改进:从评价结果返回课程优化

学习成果证据链不仅是评价工具,也是课程改进工具。它能够将 OBE 理念中的成果导向具体化,将课程思政中的价值表达过程化,也能够使项目化教学从“完成作品”进一步转向“证明学习发生”。对于学生普遍在目录结构和文本编辑环节表现薄弱的情况,课程安排需要加强信息组织训练;针对学生在视觉转译中容易停留于符号装饰的问题,课程应增加文化语境分析和视觉提取方法训练;如果学生最终成品完成度不足,则课程需强化材料实验和装帧工艺指导。由此,评价结果能够反向进入课程设计,形成“目标—任务—证据—反馈—改进”的闭环。

五、教学实践反思与持续改进

基于 OBE 与课程思政协同的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有助于推动课程从单一版式训练转向内容组织、视觉系统、文化转译和成品表达的综合实践。通过连续项目任务,学生能够在主题调研、内容编辑、视觉转译、版式建构和成果展示中逐步形成学习成果,课程评价也由单纯关注最终作品转向关注过程证据与能力生成。然而从课程的具体实施来看,该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其一,部分学生文本编辑和信息提炼能力较弱,容易出现资料堆砌、目录逻辑不清等问题,后续课程应加强内容整理与章节结构训练。其二,部分作品在文化表达上仍存在符号化、表层化倾向,这说明课程还需强化文化语境分析和视觉转译方法指导。其三,受课程周期和制作条件限制,学生在纸张、材料、装帧工艺等方面的实验深度仍显不足,后续的课程安排可通过材料样本库、装帧案例库和阶段打样训练提升成品实现质量。其四,当前课程评价还需进一步数据化和证据化,教师可结合学生作品档案、阶段作业记录、课程问卷和访谈反馈,对学习成果达成情况进行持续追踪。该教学机制并非一次性教学方案,而应作为持续改进的课程运行框架,根据教学现状不断进行优化调整,使得教学实践改革持续深入。

六、结论

本研究从 OBE 与课程思政协同视域出发,对书籍设计课程项目化教学机制进行了探讨。文中提出的“目标反向设计—项目任务驱动—内容组织建构—文化转译生成—评价反馈改进”教学机制强调,书籍设计课程应以最终学习成果为导向,通过连续性项目任务推动学生完成从主题调研到书籍成品的综合实践,通过内容组织与文化转译过程实现专业能力训练与价值认同建构,通过过程性评价和证据链反馈促进学习成果达成与课程持续改进。与一般教学改革路径相比,该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能力达成”与“价值引领”统一到书籍作品的生成过程中,使课程思政不再停留于选题层面,使 OBE 不再停留于评价指标层面,而是真正进入课程设计和学习过程内部。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结合学生作品档案、课程问卷、访谈资料和教学数据,对该机制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提升研究的解释力与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 [1] 郑雪娇,蔡献泉.基于 OBE 理念的新媒体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模式改革[J].美术教育研究,2026(10):134-136.

- [2] 蒋杰. 针对视觉传达设计动态化发展趋势的课程体系构建 [J]. 美术教育研究, 2025(12): 136-138.
- [3] 刘琳, 杨兴. 新艺科视阈下 OBE 教学模式重构——品牌形象设计课程实证研究 [J]. 艺术教育, 2025(10): 185-188.
- [4] 黄从威, 吴艳洁. 智慧教育背景下艺术院校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J]. 艺术教育, 2024(12): 48-51.
- [5] 乔治, 李妍佩, 沈童. 艺术类课程思政共情式教学模式与设计实践研究——以建筑文化与工业遗产创新设计课程为例 [J]. 包装工程, 2024, 45(S1): 494-497, 529.
- [6] 何玲. 书籍设计教育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实践路径探索 [J]. 网印工业, 2025(9): 54-56.
- [7] 刘建军. 课程思政: 内涵、特点与路径 [J]. 教育研究, 2020, 41(9): 28-33.
- [8] 孙倩, 李文红. 智能时代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精准思政框架构建研究 [J]. 美术教育研究, 2026(11): 95-97.

基金项目

2023 年安徽工程大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基于‘OBE+ 思政’理念的书籍设计课程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 2023jyxm53)

Research on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chanism of the Book Design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y between OBE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N Yi

School of Design,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Design course integrates content organization, visual narrativ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ractical production.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vague objectives, overemphasis on form, product-oriented assessment, and superficial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IP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chanism grounded i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and collaborative CIPE. The reform shifts from knowledge acquisition to outcome achievement, from single-skill training to project-process generation, and from theme-based CIPE to value guidance embedded in professional judgment. Accordingly, a teaching mechanism of “backward objective design–project-driven tasks–content organization–cultural translation–evaluative feedback” is proposed. A learning path comprising theme introduction, cultural research, content editing, visual translation, layout construction, binding, and presentation is constructed. Supported by process evidence, this mechanism enhances students’ competencies i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visual system design,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value expression.

Keywords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ook design; Project-based teaching; Cultural translation

版权所有 © 2026 本文作者和香港科技出版集团。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证 (CC BY 4.0) 获得许可。<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